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遼主天祚皇帝耶律德光北狩等錄

元紀二

起著雍攝提格五月盡屠維單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五年

宋祥興元年

五月癸未朔詔翰林學士和爾果

斯

舊倫和禮果孫今改

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

者同議

宋改元祥興時礪洲糧少乃遣人徵糧於瓊

州海道灘水淺急艱於轉運別取道杏磊浦以進雷州

總管蒙古特以兵邀擊之

宋升礪洲爲翔龍縣 宋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

乙未以烏蒙路隸雲南行省 己亥江東道按察使阿

巴齊

舊倫阿八赤今改

求宣慰使呂文煥金銀器皿及宅舍子

女不獲誣其私匿兵仗詔行臺大夫姜衛詰之事白免

阿巴齊官

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

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唐益二王通有司撓

笞誣服獄成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

辜玠節以賄爲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

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倫詩有異志揭書於市

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

七人訊之蓋因寇倫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 六

月丁巳朱張應科收兵復戰敗死張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食草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已未宋主遷駐新會之厓山時諸軍泊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與石山對立如兩扉故有鎮戍

經世大典云厓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控海西北皆港

張世傑

以爲天險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 已

已有大星殞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 乙亥敕省院

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 己卯參知政事蒙古
尙書請頒詔招宋廣王及張世傑不從 江東宣慰使張
宏範入覲請於帝曰張世傑立廣王於海上聞廣響應
宜進取之帝以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陞辭奏曰國
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
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帝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
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
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
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賜錦衣玉帶宏範辭
曰奉命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得

仗國威靈率不聽者臣得其職矣帝壯之出上方劔以
賜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及行宏範薦李
恒自副至揚州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下帝復命達
春畱後供軍食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司張烈良及提
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
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帝命
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今改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
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官軍所襲皆戰死阿爾
哈雅略地海外唯瓊州安撫趙興珞及冉安國黃之傑
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

至其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

阿哈瑪特

舊倫阿合馬今改

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

監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先是
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覲從帝至察罕諾爾帝問江南
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
其人因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眾阿哈瑪特溺於私
愛以任其不肖子巴蘇呼舊倫抹速忽今改且阿哈瑪特先自
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
政或爲尙書或領將倫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
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哈瑪特罪旣而淮西

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
入福建罷樵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
省 帝嘗謂昂吉爾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
兼三者乃爲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人中
阿哈瑪特才任宰相阿爾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
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 丙戌以江南事
繁行省官未有知書者恐於吏治未便分命崔斌至揚
州行省張守智至潭州行省阿哈瑪特惡崔斌不欲其
在內故因事出之 丙申以達春舊伦塔
出今改呂師夔賈居
貞行中書事於贛州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 辛亥改

京兆府爲安西府 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民時
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
奴隸令出得還爲民者數千人 建漢祖天師正一祠
於大都令張四孫居之 八月壬子朔追毀宋故官所
受告身 庚申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
裂爲五旣墮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宋加文天祥
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封越國公天祥聞宋主卽位上
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請入朝優詔不許更加官爵天
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遜荒詔令皆出諸公
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

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辛未復

給漳州安撫使沈世隆家貲世隆前守建寧府有郭贊

者受朱張世傑檄招世隆世隆執贊斬之蒙古舊俗

帶今以世隆擅殺籍其家帝曰世隆何罪其還之仍授

本路管民總管 壬申宋以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

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以中書左丞董

文炳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索多蒲壽庚爲中書左

丞因命索多等招徠東南諸蕃國許以互市 九月壬

午潮宋葬前主於永福陵 庚寅以中書左丞行江東

道宣慰使呂文煥爲中書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於太

廟 丁卯弛山場樵采之禁 十一月丁亥以辰沅靖
鎮遠等郡與蠻獠接壤民不安業命建春程鵬飛並爲
荆湖北道宣慰使 張宏範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
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
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
中懼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麾軍連拔數寨
迴擣三江拔之 壬辰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龔
嘉特舊倫龔加帶今改言江南旣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
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擄掠之患分

據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濫設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
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母使
闕乏帝嘉納之 徵宋故相馬廷鸞章鑑赴闕不至

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
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
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癸巳瓊州民倫亂
執與珞等降與珞及安國之傑皆死之 甲午弛酒禁

初阿哈瑪特子呼遜舊倫忽阿薩爾等以崔斌論列

免官至是以張惠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巴蘇呼及
姪巴圖魯鼎等職帝不從 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曰

本國人市舶 安西王之北征也六盤守者搆亂王相
趙炳自京兆率兵往捕誅其首惡旣而六盤復亂炳又
討平之王還自北嘉歎戰功賚賜有加是月王薨 閏
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西南蕃主韋昌盛竝內附
李恒兵至清遠宋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震
又敗道夫震竝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張宏範 十
二月己卯朔簽書四川行樞密院皆順招都掌蠻內附
壬午宋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
左山與翟國秀軍台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
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

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
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
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天
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
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
宏範曰忠義人也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
不許處之舟中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子俊廬陵人也
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漁弋 戊申封伯夷爲昭義清惠
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導肥河入於鄴淤陂皆爲良
田 會諸王于大都以臨安所俘寶玉器幣分賜之

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

舊佗楊璉真加今改

怙恩橫肆窮

驕極淫以是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寧宗理宗度宗楊

后四陵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爭凶徒痛

箠銑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

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棄骨草莽間是夕聞四山皆有哭

聲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貨得金具酒

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

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其瘞之

眾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總浮屠耽耽虎視事露奈何珏

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竄取以易誰復知之乃

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爲號分委而散遺之衆如珏指
夜往拾遺骸詰朝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旣而嘉木揚
喇勒智復發徹高孝光四陵及諸后陵徹宗櫃中止有
朽木一段邢后櫃惟鐵燈檠一枚而已宋太學生東嘉
林景熙故與珏善乃託爲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
卽拾以投籬中鑄鉅佗小牌繫於腰間取賂西僧曰餘
不敢望得高宗孝宗足矣西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爲
兩函貯之託言佛經遂與珏所得之骨竝瘞蘭亭山南
移常朝殿冬青樹植其上以識未幾嘉木揚喇勒智下
令哀諸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白塔於故宮欲取朱

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杭州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塔成名曰鎮南以厭勝之杭人悲感不忍仰視蓋珏等事甚祕杭人未有知者方珏等之始謀拾骨也宋將倫監簿山陰王英孫持其議東陽鄭宗仁襲其役長溪謝翱爲之籌畫翱故文天祥之客也遇寒食則相與密祭之久之事漸泄人多指目珏景熙謂旦夕禍且不測珏景熙亦自承不以爲懼事幸不發人皆

稱曰唐林二義士後吳羅有開唐義士傳鄭元祐林義倫戊寅黃宗義爲謝翱冬青引倫註據知君種年星在尾句以爲寅年之證是也癸辛雜識以爲乙酉年十一月徐氏後編信爲至確遂分唐林所舉爲二事從而辨之曰唐林之義其時吳其陵異其所取之骨吳所葬之

地亦異唐事在戊寅林事在乙酉是其時異也戊寅發
光宗等四陵乙酉發高孝等九陵是其陵異也唐得數
南林止兩兩是所收之骨有多少也唐葬蘭亭林瘞東
嘉是所葬之地有遠近也今按徐氏所辨非也周密雜
識載此事頗為疎舛如云發徵欽高孝光五帝陵欽陵
止有鐵燈檠一枚豈知欽宗之柩終於不返金史明言
葬於鞏洛則紹興安得有欽陵蓋誤以邢后之陵為欽
陵其傳聞失實如此則所繫年月又豈可信乎雜識以
為歸葬東嘉者止以林為溫州人從而實之耳豈知林
為汴社中人與王英孫唐珏諸人互相唱酬固為紹興
之寓公乎總之僧徒發陵不能定為一時而唐林相濟
而成斯無可疑者徐氏據林景熙詩雙匣親傳竺國經
引為景熙收高孝二陵骨之證按此詩或云唐倫或云
林倫今白石樵唱集有此詩可斷為林倫然集中有夢
中倫四首此特其一又有詩云水到蘭亭倍嗚咽不知
真帖落誰家是林所得者俱葬蘭亭即其確証豈得舉
其一而廢其餘乎今為參攷而連書之輟耕錄云丙
子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
得有此事惟戊寅距丙子不三年此時庶事草創故妖
髡得肆其惡徐氏據至元二十一年籍發陵所收金寶

修天衣寺謂世祖實知而弗禁駁陶氏之誤其說允矣
徐氏又云戊寅粵東未下必妖髡獻朕朕勝之術欲使粵
東速敗故世祖聽其發掘不兩月而厓山覆歿帝服其
奇驗得寶非初志後聞其所收極多乃籍之於官耳此
亦想像之詞宋至厓山其勢已不能立國在僧徒或以
此朕勝而宋之覆歿不係乎此也至王英孫主持其議
則黃潛傳藻趙訪竝述之謝翱髮集有夜夢繞於越
落日冬青枝之句不止冬青引一首也連百正集有贈
鄭宗仁詩亦指此事皆當時共事之可徵者理宗首為
飲器明洪武中始歸葬紹興高啟大全集貝瓊清江集
俱咏其事亦可為
葬蘭亭之証云
是歲雲南行省奏招降諸蠻城砦

一百二十餘所安西王相府奏西蜀俱平

至元十六年宋祥興二年春正月甲寅禁無籍軍侵掠平民

時諸王質弼特穆爾舊俗只必帖木兒今改所部為暴尤甚命捕

為首者寘之法 辛酉宋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先

是東川行院恥功不成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立
與東川有淡怨懼降而受戮乃遣間使納款於西川安
西王相李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
置其吏合人德之東川行院與德輝爭功因奏立久抗
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降臣李諒亦訟立前殺其妻
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償諒旣而安西王具
立降附本末來上具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
奏誅立樞密院亦以前奏爲非帝怒曰卿視人命若戲
耶前遣使計殺立久矣今追悔何及會安西王使再至
言未殺立乃詔立入覲命爲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宋主所在壬戌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佗一字陳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
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中宏範署
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
富貴但爲主死不移也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乃
強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
叛父母可乎固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
止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
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
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卽嘔泄皆大困世傑帥蘇

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恒兵自廣州來會與宏
範合守厓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浮
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繫畱而與戰也且上
戒吾必翦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恒亦曰我軍雖圍敵
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
水既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
成功也遂定議與宋舟相直對攻丙子以中書左丞
拜奇爾默色舊倫別乞里迷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賜廉希憲
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

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
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
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二月戊寅朔祭先農於籍田
宋張世傑部將陳寶來降己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
敗還癸未平旦張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李恒當其北及
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宏範將其一相去里許
令曰敵東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
聞吾樂倫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艦聞其將左大守之
必驍勇也吾其自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
兆也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

死戰矢石蔽空日中潮長南面軍復乘流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盡力恒不能勝宏範所乘艦以布障四面將士負盾而伏樂伦世傑以爲且宴少懈宏範回艦尾抵左大柵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蝟宏範度其矢盡命撤障伏盾兵矢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諸將合勢乘之自己至申呼聲震天俄而宋軍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會日暮風雨皆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宋主所欲奉宋主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

冒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
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
死者甚眾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
乘昏霧潰去餘舟尙八百盡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
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暫衣黃
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
遂以廣王溺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
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
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

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颶風忽大伦將士勸世傑
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
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
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
傑墮水溺死（又異元史以張世傑為死於海陵山下與
經世大典同宋史忠義張世傑傳倫平章
山下與元史異傳又云世傑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
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
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
俄颶風壞舟溺死是張宏範兵沒之後世傑復至厓山
又為劉自立所敗也元史闕而不書何耶據楊太后墓
在厓山則世傑復至厓山當得其實元史文有不具耳
元史張宏範傳云厓山紀功而還及紀功之碑至明中
葉猶存世傑復至厓山何以不毀殆為時倉猝無暇計
及此也癸辛雜識云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
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沈香一梓

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爲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卽遣
援兵或不然宜速爲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
張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翊
運輔主惟天鑒之尙有將佐三十餘亦立其後如此者
一晝夜從者亦聳立不少動旣而北軍擁至篙師亦皆
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沈溺者甚眾是以世傑與宋
主爲同時溺死疑係傳聞之誤也宋史陸秀夫傳云
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今從宋元史參酌連書之

甲申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

乙未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

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藁葬之禁諸

鄂囉及漢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還卽輸之官庫

甲辰中書省請以真定路達魯噶齊蒙古岱爲保定

路達魯噶齊帝曰此正人也朕將別以大事付之先

是郭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
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湮亦復欹側守敬乃
盡攷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
倫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筭人嘗
展管望之未得其的倫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倫
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倫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
天之正圖莫若以圓求圓倫仰儀石有經緯後異元史
石倫古今從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結而不動守敬易之倫立運儀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倫證理儀表高景虛罔

象非真伦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伦闕几歷法之驗
在於交會伦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儀低昂

標以指之伦星晷定時儀又伦正方案圭表

後異齊履謙郭公行

狀伦凡表元史郭守敬傳譌九表今從歷志

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形測者

所用又伦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矩圖與
上諸儀互相參攷至是以王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
史院事始進儀表式守敬嘗上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
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
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
驗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

去天高下不同卽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

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

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

所 三月壬子龔嘉特舊倫龔加括兩淮造回回礮新

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能造礮者俱至京

師 丙寅敕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

三日者死 潭州行省招下西南諸蕃甲戌以龍方零

等爲小龍蕃等處安撫使仍以兵三千戍之 詔太常

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定祭祀儀式及

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一

夏四月大都等十六路蝗

帝師帕克斯巴

舊倫入思巴今改

卒策琳沁

舊倫赤憐真今改

嗣爲帝師賜帕克斯巴號皇天之

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眞智祐國如意

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以後累朝皆有帝師相

承不絕

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良弼言宋亾江南士人

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帝常

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

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

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尙何如耳尙詩賦則必

從之尙經學則人亦從之矣

五月辛亥以泉州經張

世傑兵減今年租賦之半 丙辰以五臺僧多匿逃奴及逋賦之民敕西京宣慰司按察司搜索之 丙寅敕江南僧司文移毋輒入遞 丙子命宗師張留孫卽行宮倫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賢共推縣尉葉茂爲主繕治守具達春引眾萬餘攻之邑猶彈丸城牆甫及肩梓發率眾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砦達春等相顧曰城如碟子大人心乃爾礮耶遂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裸譟大罵俄礮發幾中達春乃徙砦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者數千不能克久

之茂出降元軍乃退梓發賢堅守如故及厓山破參政
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詬罵不已時眾稍稍徙去心
力頗懈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
舉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甲申敕
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卽其地製之令高麗
王議其便以聞 雲南都元帥爰噶尼雅斯拉鼎將兵
抵金齒蒲驃緬國界內招下三百砦籍戶十一萬詔定
賦租立站遞設衛送軍軍還獻馴象十二 辛丑以通
州水路淺舟運甚艱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倉祿諸
官雇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 臣僚有請賦北京

西京車牛以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癸卯

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旋以襄陽屯田戶七百度軍

當驛役

甲辰以阿哈瑪特子呼遜

舊倫忽辛今改

爲潭州行

省左丞呼寶哈雅等竝復舊職

是夏四川宣慰使楊

文安入覲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之

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

秋七月乙卯定

江南上中路置達嚕噶齊二員下路一員 丁巳交趾

國貢馴象

己未以蒙古軍二千諸路軍一千新附軍

一千合萬令李庭將之 壬戌罷潭州行省遣征日本
及交趾戰船 癸酉西南八番羅氏等國內附洞砦凡
千六百二十六 命崔或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 八
月丁丑帝歸自上都如上都元史失書 戊子范文虎言臣奉
詔征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齋詔往諭其國期
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從之 庚寅帝
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
罷之 丁酉以江南所獲玉齋及玷凡四十九事納於
太廟 先是捕海賊金通精不獲通精死獲其從子溫
有司請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甲辰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且沒其家 九月乙巳朔
范文虎薦可爲守令者三十人詔令後所薦朕自擇之
凡有官守不勤於職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籍沒 庚
戌詔行省左丞呼遜兼領杭州等路諸色人匠以杭州
稅課所入歲造繒段十萬以進 阿哈瑪特言王相府
官趙炳云陝西課程歲辦萬九千錠所司若果盡心措
辦可得四萬錠卽命炳總之 同知揚州總管府事董
仲威坐贓罪行臺方按其事仲威反誣行臺官以它事
詔免仲威官仍沒其產十之二 戊午議罷漢人之爲
達嚕噶齊者已巳樞密院言有唐古岱者冒禁引軍千

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劫掠新附人千餘口及牛馬金銀幣帛而麻陽縣達嚕噶齊呼巴布哈爲之鄉導殺斬唐古岱呼巴布哈餘滅死論以所掠者還其民 冬十

月己卯享於太廟

戊子千戶託訥

舊倫脫幣今改

總把呼岱

舊倫忽帶今改

擅引軍入婺州永康縣界殺掠吏民事覺自陳

扈從先帝出征有功乞貸死敕沒其家貲之半杖遣之

辛卯賑和州貧民鈔

乙未納碧玉齋於太廟

辛

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倫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問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明日下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啟後聞 是月叙州夔府至江陵界置水驛 蜀地旣平以張庭瑞爲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 硯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持刃入硯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卽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

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胛卜之
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
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
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礪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
茶增價鬻於羌人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每引納二
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獨便之先時運糧
由揚州沂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
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
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卽
請服遂斬其酋而招復其餘民庭瑞旋授叙州等處蠻

夷部宣慰使 朱文天祥之被執也數求死不得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佗生祭文勸其速死置於衢路天祥未之見也行至南安不食八日猶生是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天祥南面坐未嘗而北留夢炎說之則罵王積翁欲合降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已而丞相博囉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博囉叱左右曳之地天祥不屈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

何代無之我盡忠於宋以至此願求早死博囉曰汝謂
有與有廢且問盤古至今日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
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
博囉曰汝不肖說廢興事且道古來有以宗社與人而
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
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不幸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爲
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
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
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

爲忠從微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囉不能詰有
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卽位於
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
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詞但以無所受命爲
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囉怒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
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博囉曰
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
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

雖有一死不在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諸大臣不可張
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復囚之
致異宋史天祥傳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論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將安用我陳桎梏鑑續編同按天祥對博囉之言
唯求早死豈復有黃冠歸故鄉之想論者以爲必畱夢
炎輩忌天祥全節者因積翁有請釋爲道
士意遂附會其語以誣天祥耳今不取十一月壬

子遣禮部尙書柴椿偕安南國使杜中齋詔往諭安南
國世子陳日烜責其來朝 乙卯罷太原平陽西京延
安路新簽軍還籍罷招討使劉萬努所管無籍軍願從
大軍征討者 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湊教練鄂州

漢陽新附水軍 十二月戊寅發粟鈔賑鹽司竈戶之

貧者 丙申敕樞密翰林院官就中書省與索多舊倫咬都

今議招收海外諸番事 丁酉敕自明年正月朔建醮

于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爲例 增置宿衛初宿衛皆領

於四集賽舊倫怯薛今改以太祖功臣博勒呼舊倫博爾忽今改博爾

濟舊倫博爾木今改穆呼哩舊倫木華黎今改齊拉哀舊倫赤老溫今改四族

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老旣久卽

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

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鄂爾多集

賽尤多爲國大費 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帝師策琳

沁率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卽萬安寺設齋圓戒
賜衣 是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舊倫齊典赤今
改率百姓巷哭交趾國王遣使者十二人衰經致祭使
者號泣震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賜主及第劉黶等知制誥劉摯知樞密院事劉摯知樞密院事劉摯知樞密院事

元紀三

起上章執徐正月盡元默
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
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
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卽上報隱漏者罪之 詔括
江淮銅及銅錢銅器 辛酉以海賊賀文達所掠良婦
百三十餘人還其家 廣西廉州海賊霍公明鄭仲龍
等伏誅 甲子敕泉州行省山寨未卽歸附者率兵拔

之已拔復叛者屠之 錄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爲

沿海招討使千戶羅璧爲管軍總管 先是阿爾哈雅

舊倫阿里呼圖特穆爾舊倫忽都帖等下荆南江西廣

西海南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俘

三萬二千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

御史以爲言戊辰敕御史大夫姜衛舊倫相檢覈之竝

放爲民 置行中書省于福州 蒙古漢軍都元帥張

宏範卒宏範自厓山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

癘疾倫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衛士監門止

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

拜退坐命酒伦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劔甲付子珪曰
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宏
範好讀書過目通大義善應對初從巴延下建康軍中
會諸將頒賞宏範後至巴延曰軍中會集後至者罪雖
勲舊不貸汝何敢爾宏範曰出戰不敢後受賞恥居先
巴延無以難居常曰律已廉則公明自生賞罰信則人
皆效力不懷報怨之心則怨亦自釋聞者戢之後追封
淮陽郡王諡獻武 二月乙亥張易言高和尚有祕術
能役鬼爲兵遙制敵人命和爾果斯舊伦和禮
霍孫今改將兵與
高和尚同赴北邊 丁丑達爾布罕舊伦答里
不罕今改以雲南

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谷納殺之詔達爾布罕還以

阿達代之

雲南行省右丞尼雅斯拉鼎

舊倫納速等刺丁今改

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已在臣目中臣先奉旨若重慶

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帝

以問丞相托里圖哈

舊倫脫里奪海今改

托里圖哈曰陛下初命

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雅斯拉鼎止欲得萬人帝曰

足矣遂詔尼雅斯拉鼎將精兵萬人征之尼雅斯拉鼎

又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簿貿易病民

宜罷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

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臣謂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

帥府亦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臣謂達官

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尼雅斯拉鼎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

赤今改之長子也己丑命梅國寶襲其父應春瀘州安

撫使職初瀘州嘗降宋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珩所

殺國寶詣闕訴冤詔以珩畀國寶使復其父讐時珩在

京兆解弓弦自縊死國寶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

從之致異宋史忠義傳張珩至安西趙老菴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

以哉珩乃解弓弦自經則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

死所元史紀先書珩降繼書梅國寶請復讐事今以事

理度之珩非降者也方元人招珩降以呂文煥夏貴故

事許之使珩果降當授顯職國寶豈得請復仇哉當是

被執不降未死元主始聽復

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

征東元帥實都

舊倫忻都今改

洪俊奇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

少緩之

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

江淮

行省左丞夏貴請老從之仍官其子孫

辛丑以廣中

民不聊生召右丞達春左丞呂師夔廷詰壞民之由命

貢迪密實賈居貞行宣慰司往撫之師夔至廷辯無驗

復命還省治事

三月癸卯命王積翁入領省事中書

省臣以爲不可改戶部尙書

甲辰帝幸上都時上都

畱守闕宰相進擬十數人皆不稱旨帝顧賀仁傑曰無

以易卿者遂授之仁傑善於其職每歲春秋行幸供億

未嘗闕

乙卯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師所統僧人并吐

番軍民等事 初安西王旣薨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

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事帝怒遣使偕炳往

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南達舊作阿難旨收炳及

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致異元史商挺傳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與

趙炳傳微異炳子仁榮上訴詔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

來琮等畱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

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於市籍其

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

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器具尋贈炳中書左丞諡忠愍

趙炳之死也與王府相商挺無預會王府女奚有預郭

琮之謀者臨刑望以求生語連挺及其子璫帝怒召挺
拘炳家璫下獄命諸儒讞其罪吏部尙書青陽夢炎曰
臣宋人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曰是
同類相助之詞也符寶郎董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
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
文忠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
然久之始得釋先是索多單士擾民故南劔等路民
復叛及蒙古岱往招徠之民始獲安夏四月壬申朔詔
以蒙古岱仍行省福州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
討擒之乙酉以太常樂付太常寺丁亥立杭州路

金玉總管府

五月甲辰佺行官于察罕

舊佺察罕屬兒

改今

丙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鐸喇哈領之

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國

移福建行省於泉州

高麗

國王晞以民饑乞貸糧萬石許之

甲寅汀漳叛賊廖

得勝伏誅

六月丁丑索多部下聚黨於海道劫奪商

貨范文虎招降之復議置於法

阿塔哈等請罷江南

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哈瑪特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

其實以聞遂遣布魯哈達等檢覈江淮行省錢穀

壬

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命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

銅錢

秋七月己酉立行省於京兆以前安西王相李

德輝爲參知政事兼領錢穀事

徙泉州行省於隆興

戊午以參知政事郝禎耿仁竝爲中書左丞阿哈瑪特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眾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爲已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洛陽秦長卿者上書發其姦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爲救解議遂寢阿哈瑪特大恨長卿以鐵冶事誣逮下吏籍其家使獄吏殺之其後阿哈瑪特雖誅而長卿之冤終不白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漣海

初中

書以領大農事張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
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間環五百餘里夏
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
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焚之人雖知
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
南由是益富庶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
郡縣除立道忠慶路總管時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羲
之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
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
禮讓風俗稍變至是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額森

特穆爾

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

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爲臨安

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立道大名人也 乙丑

罷江南財賦總管府 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

米三萬石官爲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歷江南名山

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阜山建

康三茅山皆設醮 八月庚午惲蕭簡等十人歷河南

五路擅招闖遺戶事覺謫其爲首者從軍自效餘皆杖

之 乙亥改蒙古侍衛總管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司 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寶物

犀象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海外諸蕃國唯

馬八兒與俱藍爲之綱領上年冬遣兵部侍郎嘉琿迪等與索多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及是乃遣使內附丁亥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樞含宏仁恕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畱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卽謀者必反復告之戊戌高麗王王曙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

日本於是以范文虎實都洪俊奇爲中書右丞李庭張

巴圖

舊作拔突今改

爲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水軍萬戶都

元帥張禧請行卽日拜行省平章政事與文虎庭等率
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卽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
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已而颶風大伦
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 漳州陳弔眼聚黨數

萬劫掠汀漳是月加鄂勒哲圖

舊伦完者都今改

鎮國上將軍

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往討賜翎根甲面諭
遣之且曰賊苟就擒聽汝施行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
建寧號頭陀軍鄂勒哲圖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
震賊驚懼納款鄂勒哲圖許以爲副元帥凡征蠻之事
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鵝

朔空鄂勒哲圖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
大悅服鄂勒哲圖乃聞於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
授華征蠻副元帥與鄂勒哲圖同署華遂爲前驅破其
五寨 九月壬子帝至自上都自是夏往避暑秋還京
師歲以爲常 冬十月壬午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
書省以布哈爲右丞李德輝汪惟正竝左丞初羅施鬼
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
壓境適李德輝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
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
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

事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卒蠻夷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甲申詔龍虎山天師張宗演赴闕 己丑命達實

舊倫都實今改爲招討

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達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尸高山下瞰

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舊倫火敦鄂端譯言星宿

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鄂博諾爾舊倫

今改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齊

必勒河舊倫赤賓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舊倫

赤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闌又水東

南來名伊拉齊舊倫也里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

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

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

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

或半里其溪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爾瑪布

謨喇其山最高譯言騰格爾哈達

舊作騰乞里塔今改

卽崑崙也

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崑崙以西山皆不穹峻

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

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

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

舊作乞兒馬赤今改

二水合流入河河

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德州

地名筆齊里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至積石卽禹貢

之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濶溪細流傍貫莫知紀

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

有二折焉 丙申始製象輶吏部尙書劉好禮言象力

甚巨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萬一有變從者雖多何力
能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好禮祥符人也 十一月乙
巳置泉府司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
金銀事 戊申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
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之 丁巳北京行省平章政事
廉希憲薨年五十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
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
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後追封魏
國公諡文正又追封恒陽王 壬戌詔江淮行中書省

括巧匠未幾賜將作院工匠銀鈔幣帛旋赦逃役之民
竄名匠戶者復爲民 甲子詔頒授時歷初帝命王恂
許衡楊恭懿及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徧攷歷書晝夜
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至是歷成守
敬與恂等同奏言自漢以後歷經七十改創法者十有
三家今所攷正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
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
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
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其
餘正訛補闕蓋非一事奏上賜名授時歷頒之天下自

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陵犯彗孛飛流暈珥虹蜺精祲雲氣諸係占候者俱在簡冊 丁卯遣宣慰使嘉琿孟慶元等持詔諭占城國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率默母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公茂樞字也默後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諡文正俊民澤州人精於邵雍皇極數時知數者無如劉秉忠亦自以爲弗及帝在潛邸嘗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

賜諡莊靜先生 十二月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

阿里布舊作阿里伯今改右丞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左丞崔

斌斌既發阿哈瑪特姦蠱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

省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遣布拉噶達爾舊作合答兒今改

劉思愈檢覈江南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布

等盜官糧四十七萬石因奏罷宣課提舉司及擅易命

官八百餘員自分左右司官鑄銀銅印命都事劉正等

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與三人於死

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爾哈雅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

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會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

天下聞而免之 辛未高麗國王王睿領兵萬人水手
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
俊奇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
高麗毋擾其民 癸酉以高麗國王王睿爲中書右丞
相 乙酉淮西宣慰使昂吉爾請以軍士屯田阿達哈
等以發民兵非便宜募民願耕者耕之且免其租三年
從之 鄂勒哲圖旣破陳弔眼復與副帥高興討陳桂
龍等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
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
焚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甲午大都

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祐室遂行大亨之禮

丙申敕鏤板印造帝師帕克斯巴

舊作合思
八今改

新譯戒

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敕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

罪之 是歲改建寧雷州廉州化州高州爲路以肇慶

路隸廣南西道

賑鞏昌常德路饑民仍免其徭役

至元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召阿喇罕范文虎囊嘉特赴
闕受訓諭以巴圖張珪李庭璠後命實都洪俊奇軍陸
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
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及回回礮匠帝
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 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博囉以

給貧民 丁未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諸王
位下合設達魯噶齊竝赴闕 丙辰帝幸鄴州 癸亥
邵武民高日新據龍樓寨爲亂擒之 二月辛未帝幸
柳林 乙亥立上都留守司 陞叙州爲路隸安西省
移潭州省治鄂州徙湖南宣慰司于潭州從湖廣平
章政事阿爾哈雅請也阿爾哈雅所定荆南淮西江西
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
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
民所在立祠祀之 乙酉改輝和爾斷事官爲北庭都
護府 丙戌征日本軍啟行諸將陞辭帝曰有一事朕

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先是翰林學士王磐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優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它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它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嗣它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浙東饑發粟賑之 己丑發肅州軍民鑿渠溉田 福建省左丞蒲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實艱苦詔止

之 乙未皇后鴻吉哩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
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寶奏割京城外近地牧
馬帝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
都時以其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
遂止后嘗於太府監支絹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
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
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爲紬以製衣宣徽院羊牯皮置
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
此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
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
一視而反帝遣宦者追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
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
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奏請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
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
其家非所以愛之也卽愛之但時加存恤可矣后退益
厚待之丙辰帝還宮以中書右丞行江東道宣慰使
阿喇罕爲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
招討使頁特密實舊倫也的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
以遼陽懿蓋北京大定諸州早免今年租稅之半遣

皇太子行邊復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
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母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戊戌
國子祭酒致仕許衡病革會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
死寧可不有事於祖攷起奠獻如儀旣徹而卒年七十
三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
貴賤賢不肖皆樂之服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
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後
贈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
冤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復頒中外官吏俸 辛
巳通泰二州饑發粟二萬餘石賑之 五月甲辰遣使

賑瓜沙州饑已酉禁瓜沙州爲酒 庚申嚴鬻人之禁
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寅敕謙州織工貧甚以粟
給之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己卯以順慶路隸四川
東道宣慰使 日本行省臣遣使言大軍駐巨濟島至
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成軍已擣其
虛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 庚寅以阿喇罕有疾
詔阿達哈統率軍馬征日本 壬辰以中書左丞呼圖
特穆爾爲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臺
事呼喇出爲中書左丞行尙書省事 秋七月己亥阿
喇罕卒于軍 庚戌以松州知州布薩圖格

舊倫僕散
禿哥今改

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 辛酉索多征占城賜
馳蓬以避瘴毒 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
崇祀典戢姦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
諸老議舉行之 庚午蒙古岱爲中書右丞行中書省
事 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先是命阿達
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實都
洪俊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
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五龍山
下眾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佗舟爲歸計日本覘知
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

十萬之眾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
餘人渡海亦遭風壞舟鼎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
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漂泛
漸集遂率之以歸致異元史本紀祇言征日本軍大失
世大典云十八年八月諸將未見敵器全師而返上言
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果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
上國佐等不聽節制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
鄉里未幾敗率于闐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
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
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無食無主者
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
伐木佗舟欲還七日日本來戰盡死餘二三萬勦去
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
不殺而奴之闔等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和故皆奔軍
歸久之闔與莫青吳萬五者逃歸十萬之眾得返者三
人而已按當時諸將諱言卷師經世大典與日本傳同

今從之

閏月癸巳朔阿達哈請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

賊陳弔眼詔以重勞不從 丙午帝至自上都 丁巳

括江南戶口稅課 壬戌兩淮轉運使阿喇卜丹舊倫阿刺

瓦丁坐盜官鈔及和買馬匹格朝廷宣命又以官員所

佩符擅與家奴往來貿易伏誅 京兆等路歲辦課額

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九月癸未阿哈瑪特

尚以爲未實欲發使覆之帝曰阿哈瑪特何知事遂止

簽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高源劾常州達嚕噶

齊馬恕奪民田及它不法事恕懼賂阿哈瑪特以它事

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出先是源所居隣里

素知源事母至孝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
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
人恃天不祥阿哈瑪特亦感悟源得不死 少府爲諸
王昌圖建宅于太廟南太常丞田忠良往仆其柱少府
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
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卽敕中書闢道
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
梁武帝用麋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忠良中山人也
冬十月乙未享於太廟貞懿聖順昭天睿文光皇后祔

丙申募民屯田淮西

己亥降詔諭安南國立日烜

之叔遺愛爲安南國王仍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入安南
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易
等言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已酉詔悉焚
之後異泰安有聖旨焚燬諸路道藏經之碑倫二十九年祥邁至元辨僞錄倫十九年與本紀同今從之
立行中書省於占城以索多爲右丞劉漢爲左丞

兵部侍郎額密實參知政事 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

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仍諭

占城郡王給軍食 壬子用和爾果斯言於揚州隆興

鄴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癸丑皇

太子至自北邊左諭德李謙嘗爲太子陳十事曰正心

日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
曰正名曰革弊 漳州盜陳弔眼聚眾十萬連五十餘
寨扼險自固高興攻破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興上
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境悉平甲子敕
誅弔眼餘黨并收其兵仗繫送京師 高麗國金州等
處置鎮過萬戶府以控制日本 高麗國王請完濱海
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甲午以昂吉爾岱舊倫襲吉
刺帶今改
爲中書右丞相 乙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丁未議選
侍衛軍萬人練習以備扈從 癸未免益都淄萊寧海
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備直 是歲改漳州爲路

保定路清苑縣水平陽路松山縣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蠲害稼並免今年租計三萬六千餘石 蜀初定帝

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東宮典文

書伊徹爾輝

舊倫立智理爲今改

爲嘉定路達魯噶齊時方以闊

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伊徹爾輝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伊徹爾輝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涕泣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伊徹爾輝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爲亂耳其以朕意告諸將叛

則討之服則舍之母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伊徹

爾輝至蜀宣布上旨雲南乃安 益都等路宣慰使都

元帥來阿巴齊舊倫阿八赤今改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

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巴齊檄樞

密府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

道漕運使阿巴齊寧夏人也 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

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

十七後追封定國公諡文肅 河東按察使伊列薩哈

舊倫亦力撒合今改遷南臺中丞帝出內中寶刀賜之曰以鎮外

臺時丞相阿哈瑪特之子呼遜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恃勢貪穢伊列薩哈發其姦得賊鈔八十一萬錠奏請
誅之并劾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諸不法事諸
道竦動

至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卯諸

王扎喇呼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瑪圖

舊作阿里
麻里今改

之地以禦海都諸王錫里濟與托克托穆爾

等謀劫北平王以叛欲與扎喇呼結援於哈都不從薩

里曼悔過執錫里濟等北平王遣扎喇呼以聞 妖民

張圓光伏誅

二月辛卯朔帝幸柳林

修宮城太廟

司天臺

癸巳遣使往乾山造江南戰船千艘

壬寅

命軍官陳亾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爲

令 乙巳立廣東按察使 戊申帝還宮 己酉減省

部冗員 徙浙東宣慰司于溫州 分軍戍守江南自

歸州以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

桑阿克達爾舊倫相答吾兒今改擊緬初尼雅斯拉鼎自緬還言

熱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台布舊倫太卜今改爲右丞伊克德濟

舊倫也罕的斤今改爲參政命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甲寅帝幸上都 申嚴漢人軍器之禁 三月戊寅益

都千戶王著以中書左丞相阿哈瑪特蠹國害民與高

和尚合謀殺之著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

自誓願擊阿哈瑪特首會高和尚以祕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眾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畱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建佛事時高鵬張九思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以二僧屬吏訊之不服鵬九思乃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壬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

鼓鼙等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前一人前
呼啟關鼙謂九思它時殿下還宮必以鄂勒哲薩陽二
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鼙呼二人不應卽曰皇太
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鼙留
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僞太子立馬指揮呼
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
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麟至殺之囚右丞張惠麟乃與
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亟捕之畱守司達嚕噶齊
庫端舊作博敦今改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眾奔
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者挺身請囚中丞額森特穆

爾馳奏帝時方駐蹕察罕諾爾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
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爾果斯參政阿哩等馳驛至
大都討爲亂者帝疑廷臣多與謀召典瑞少監王思廉
至行殿屏左右問之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
帝曰反已反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
亾入它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
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卽位以來如李璿之不臣
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
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
實默其應如響益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

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文謙知之否思廉卽對曰文
謙不知帝曰何以知之對曰二人不相安故知其不知
也帝意稍釋 庚辰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辛巳博囉等
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
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
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
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從之
戊子以領北庭都護阿密實哈舊作阿必失哈今改爲御史大夫
行御史臺事 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建昌程文海
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

攷功歷四曰置貪賊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
行之 夏四月丁酉以和爾果斯爲中書右丞相降右
丞相昂吉爾岱爲畱守仍同簽樞密院事皇太子謂和
爾果斯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
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故是時庶務更新省
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龍率其黨來降詔流桂
龍于邊地 中書左丞耿仁等言諸王宮主公地所設
達嚕噶齊例不遷調百姓苦之依常調任滿從本位下
選代爲宜從之 乙巳以阿哈瑪特家奴呼圖達爾舊
忽都答等久總兵權命庫端等代之仍隸大都畱守司

弛西山薪炭禁 以阿哈瑪特之子江淮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呼遜罪重于父議究勘之 戊申寧國路太
平縣饑民采竹食爲糧 庚戌行御史臺言阿爾哈雅
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詔降民還之有司征討
所得籍其數量賜臣下有功者 丙辰敕以妻女姊妹
獻阿哈瑪特得仕者黜之覈阿哈瑪特占據民田給還
其主庇富強戶輸賦其家者仍輸之官 定內外官以
三年爲攷滿任者還叙未滿者不許超遷 五月己未
朔沙汰省部官阿哈瑪特黨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
十三人餘五百八十一人並黜之 初阿哈瑪特死帝

猶不淡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哈瑪特冢剖其棺戮尸于通元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橫藏二人皮兩耳俱存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坐於上應驗甚速又以帛二副畫甲騎圍守一屋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畫者爲陳某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哈瑪特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剝四人皮以徇尋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尸下耿仁於獄誅之初巴延滅宋還詔百官郊迎阿哈瑪特先半舍道謁巴

延巴延解所服玉鉤絛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
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已乃誣以平宋
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阿哈瑪特旣死有獻此
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癸未以甘肅行省左丞

敏珠爾卜丹

舊倫麥木
丁今改

爲中書右丞行臺御史中丞張

雄飛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

瑪都木達

舊倫亦麻
都丁今改

三人兵部尙書張雄飛力持不可

阿哈瑪特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

飛曰殺人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哈瑪特怒出爲灋州

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其子

呼遜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
瑪特死召拜參政呼遜被逮敕廷臣雜問呼遜歷指宰
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
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
朔日有食之 甲午阿哈瑪特濫設官府二百四所詔
存者三十三餘皆罷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內四道已
立行中書省罷之 丙申發射士百人衛丞相它人不
得援例 戊戌以占城旣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遣
索多就占城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頁固弗率凡使臣
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

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索多將之以行 已
西以阿哈瑪特居第賜和爾果斯 帝以所籍入權臣
家婦賜後衛親軍指揮伊喇元臣元臣辭曰臣家世清
素不敢自污帝嘉歎不已元臣霸州元帥尼爾之孫也
丁巳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嚕噶齊畱軍
鎮守命塔喇海舊作藥刺海今改總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